



# 火和 黑

BY JENNIFER LONG

你听说了吗？

轻风楼来了个野丫头，  
从街上捡来的！

这还不止，人儿来了大半年从未接过任何客人！

那还得了？训半年还未出面，难不成还想变废如玉？

听说那丫头长相还蛮玉洁冰清，但就算是风楼最大的客户点名，也没能要到。搞得像是宋先生的亲闺女一样。

哎那厮什么性格人人都知晓。你说好好个女人打扮成那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断袖。不过轻风楼自那狐狸接手就翻身成卖艺不卖身的生意。还日日兴隆，可那价格呦。瞧不起谁呢。

这你就不懂了。物以稀为贵，阁里藏美人儿…这才让人想好好品尝这位高岭之花。

呵呵，那咱们畜生还是求来世多福吧。依我看来呀…



宋先生已经把拿那女孩儿独吞了。

不对，从头开始。

花隐红帘后，  
窈窕不禁欣。

画屏瓣无朽，  
残月永日凝。

美而不自稀，  
愿采渐枯萎。

两心欲如一，  
若采万坠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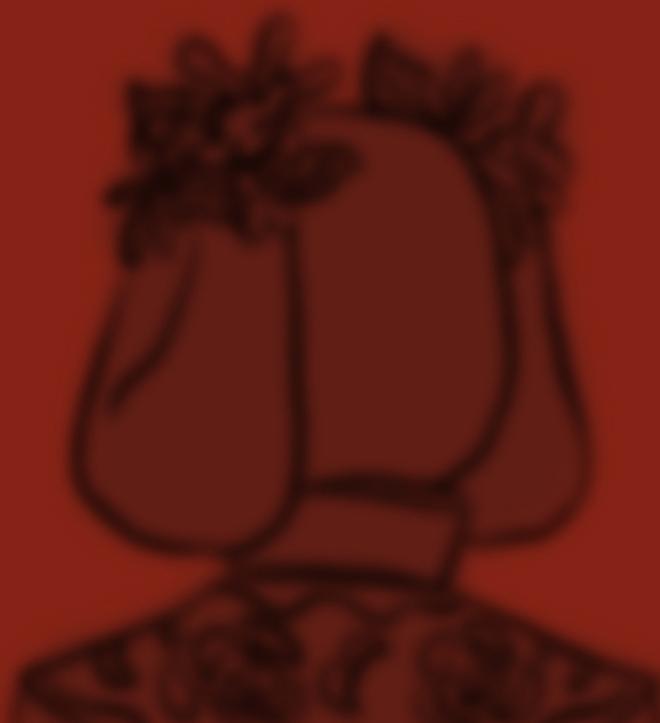


算了，今天就到此结束。

...

帮我沏杯茶去。

是的，宋先生。



秋叶，你可曾怨我过于苛刻？



鄙人怎可能那般妄胆。  
只是怨自身才能不足，  
让先生费心罢了。



呵，你说辞依旧小心翼翼。  
不是告你能随意发言吗？



那么…秋叶心里有一疑问。

先生为何衣似男子，且以「先生」为称呼？

嗯，说。

你的好奇心倒是日日增生。

…对不起，秋叶失言了。

不不，这个问题问的好。想必你有闻街头上的谣言？

「女扮男装、雄雌莫辨…」。他外者向来畏惧无控之物。用「先生」只是保护我财产的安全措施之一罢了。

我的体型、种类、与…各种倾向本就不合群。年幼时我有挣扎过，磕破了头才意识到，与其拼命追求融入，不如利用这些异常。

之一？

毕竟披上男人的皮，才能保证轻风楼的官人才会守规矩。

那些称号，老鸨、妈妈之类的，也不适合我。这年代的青楼从未是家庭，又何以自欺欺人？

轻风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楼里的人各理期望，不待交易感情有朝一日为实。

我是债权人，同时也是赌徒。赌我所选的筹码能勾起官人的欲望，赌自己能够编造且维持这个与世隔绝的空间。

你所见的女人多数来自街头，被家人所卖或遗弃。我的责任是挑选、探潜报值、最后打磨那些对生活有欲之者。

这也包括你，秋叶。

轻风不求一妻制或忠信，只求纸币。而我恰巧能供给忽视不道之行，悬置信仰与义务的机会。

众人皆知自身用处与目的，则不会受情屈以及挥之不去的遗憾。

之所以不强留楼里的长三们，不强求她们的忠诚，是因为我们皆知晓彼此的债务关系。

若账还清，为楼主我只负责敞开门，选择则是她们的。

…比起债权人，先生对秋叶而言更相近花匠。

哦？说来听听。

如先生所知，秋叶一生多在街上度过，见证鲜艳野花任他人采取、辜负、糟蹋。

若从未遇见先生，秋叶，或许不，肯定也注定遭遇同命。

艳花其强与弱皆在美貌。惹人注目，惋惜。但即便夺目耀眼，终究不可自存。去肥土、去阳光，便死。

花匠呵护弱花，后者应当献出绽放为回报。

债，无债，有何区别？花匠、花朵、赏花人缺一不可。

请恕秋叶直问，先生将吾等关系视为债务关系吗？

对秋叶而言，鄙人欠先生一生。这是…命。与财产、物质无关。

看来我们的合度之间，  
使你遗忘了礼节。

秋叶嘴笨，  
请先生见谅。

此言不诚！

你须管住肆口之言，否则  
迟早将被不宽之人闻。

如先生所言，  
何人胆敢糟蹋轻风楼？



从出身以来，秋叶便认自身寿命将比他人短，自己无能为力脆弱。甚至快满足于死在街头上。

是宋先生您赐予了秋叶第二次生命。

灌输求生欲。

归宿。

在先生身旁，我从未更心满意足。

我深知我们剩余的时光极其短暂。

作为短命物种，作为我…

以及您从未有意  
无期限挽留我的事实。



您慷慨的心误以为那  
模糊不清的自由也是  
秋叶所渴望的。

可黑暗的无底自由从未是  
我所愿。外界早已把我拒  
之门外，而我对征服它的  
欲望也早被磨灭了。

与先生一起，才是我的  
身之所属，心之所归。



其实先生私心里盼望来日长方可放下作为楼主的责任，对吧？

安心入眠，无拘无束。

先生？

而现在只能利用以债与责任支持自己，平息您的困惑。

秋叶...

你自由了

我也想先生如意快乐，可若那意味着您需将我舍去，推向那可怕的自由。

那我将会把自己绑在您身躯上，似寄生虫一般血肉相连。

不可能

你知道吗？我曾在梦中妄想你挽留我，说我们相遇是有原因的。我一生就这唯一遗憾

等等，你在干什么！

我将在来世等你，我必须报答对你的情债。这次由我来找你。

对不起啊，宋崎。我希望你不会自责，也别怨我如此多愁善感。是我薄你…



生死不怨

